

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

罪与罚

[俄] 陀思妥耶夫斯基 原著

赵长天 缩写

华夏出版社



罪与罚

→ [俄] 陀思妥耶夫斯基 原著
赵长天 缩写

華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罪与罚/(俄罗斯)陀思妥耶夫斯基著;赵长天缩写.
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3.5
(世界长篇小说名著精读)
ISBN 7-5080-3002-8

I. 罪… II. ①陀… ②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俄罗斯-近代-缩写本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9061 号

责任编辑: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
安 慧 友 葵

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

730×988 1/32 开本 8.875 印张 156 千字 2 插页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定价:11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作品内容提要

大学生拉斯科里尼可夫贫穷而又敏感，他靠母亲和妹妹微薄的接济，住在一座五层楼房屋脊下面的阁楼里。面对着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实，他对人类产生了偏激的看法：认为世上只存在两类人，即平凡人和超人。他要通过做一个“超人”，去当群氓的救世主。在认识落魄文官玛尔米拉托夫和他的女儿以后，强烈的同情心迫使他杀死了贪婪而又残忍的放高利贷老太婆。但犯罪以后，他却又产生了深深的良心谴责。本书通过主人公“超人”哲学的破产，证明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，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。作品充分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卓越的心理分析能力。

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丛书

精选外国长篇小说名著 24 种，中国当代一流作家执笔，既浓缩了世界文学名著原作的精华，又剔除了一些不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成分，是经典作品理想的现代版本。丛书所选作品均为穿越世纪的文学经典，这些作品在它们所产生的时代代表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成就。它们不仅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视野，也为广大青少年砥砺意志、陶冶情操、提高修养、塑造性格提供了很好的借鉴。

第一批十种

堂吉珂德	原著[西]塞万提斯	缩写陶正
白 鲸	原著[美]麦尔维尔	缩写陆天明
红与黑	原著[法]司汤达	缩写母国政
斯巴达克斯	原著[意]乔瓦尼奥里	缩写袁和平
笑面人	原著[法]雨果	缩写毕淑敏
傲慢与偏见	原著[英]奥斯丁	缩写赵丽宏
巴黎圣母院	原著[法]雨果	缩写李功达
基度山伯爵	原著[法]大仲马	缩写黄蓓佳
简·爱	原著[英]夏·勃朗特	缩写凌力

包法利夫人

原著[法]福楼拜

缩写朱晓平

第二批十四种

死魂灵 原著[俄]果戈理 缩写肖云儒

名利场 原著[英]萨克雷 缩写范小青

奥勃洛摩夫 原著[俄]冈察洛夫 缩写叶辛

鲁滨孙飘流记 原著[英]笛福 缩写郑万隆

双城记 原著[英]狄更斯 缩写刘登翰

罪与罚 原著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赵长天

安娜·卡列尼娜 原著[俄]托尔斯泰 缩写陈村

娜 娜 原著[法]左拉 缩写陆星儿

卡拉马佐夫兄弟 原著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

缩写孙绍振 王光明

金 钱 原著[法]左拉 缩写毛志成

德伯家的苔丝 原著[英]哈代 缩写刘庆邦

沉 船 原著[印]泰戈尔 缩写肖复兴

牛 虻 原著[英]伏尼契 缩写史铁生

好兵帅克 原著[捷]雅·哈谢克 缩写孙幼军

华夏出版社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

邮编:100028 电话:(010)64663331

欢迎进入 <http://www.hxph.com.cn> 的 BBS 论坛

目 录

作品内 容 提 要	1
第一部	1
第二部	34
第三部	94
第四部	133
第五部	170
第六部	216
尾 声	267
附 录	271

第一部

1

他，大学生拉斯科里尼可夫从阁楼上下来，猫一样悄无声息。他怕见到女房东，他欠她的钱，已经多得无法归还了。他害怕在楼梯上被她拦住，听她为了讨钱的威吓和埋怨。

走出大门来到街上，他终于松了口气。他觉得自己很奇怪。我怎么会这样胆小？我既然准备去做那样一件事，怎么还会害怕这种小事？

街上热得可怕。喧闹和夏天沉闷的臭气以及醉汉、石灰木料砖瓦散发的灰尘构成了彼得堡讨厌凄惨的画面。但拉斯科里尼可夫神思恍惚，他并不注意身边的一切，一边走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那件事我能干吗？那件事严重吗？不，只是自寻开心……”

他很虚弱，几乎有两天没吃东西了；他穿得破破烂烂，形同乞丐。好在这儿靠近干草市场，挤满了小酒店和各种手工作坊，五光十色的人物随处可见。他不像大多数青年人那么讲究衣着，对自己的破旧衣衫毫不介意。

一辆马车经过他身边，车上一个酒鬼向他喊：“嗨，你这个德国卖帽子的！”

他猝然站住，紧张地抓住自己的礼帽。帽子已经没有边，满是破洞和污渍。他并不因为帽子破旧而羞愧，他是被吓着了，狼狈地嘟囔：“我早就想到，一个细节就会毁坏全部的计划。既然穿着破衣服，应当戴便帽。戴这样的礼帽太引人注意，人家会记住的，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线索。做这种事情，应当尽量少惹人注意……”

他继续往前走。他的目的地离他住所的大门整整七百三十步，他曾经数过。他胆怯地走近这座大房子。房子一面朝着运河一面朝着大街。房子里住着很多人，两道大门经常人来人往。他溜进右边的门，庆幸没碰到人。后楼楼梯又暗又窄，这使他略微安心一些。“现在我只是预演就这么害怕，如果当真去干，会怎么样？”他问自己。

上到四楼，几个搬运工正从房里往外搬家具。他想，不错，这家搬走了，那么四层楼上，除了这个老太婆就没有别人居住了。

他站在老太婆门口，按响门铃。他被微弱的铃声吓了一跳。过一会儿，门打开一条缝，老太婆满怀戒心从门缝里往外看。她看不清来客的面容，但看见楼梯头上有些人，这使她放心了一些，这才开门，看他走进来。

“我是拉斯科里尼可夫，大学生，一个月以前来过。”他半躬着腰，尽量表现得谦恭些。

“我记得。”老太婆仍然怀疑地盯着他的脸。

老太婆的疑惑使他紧张。或许她一向就是这样的，只是上次我没留意罢了，他不安地想。

老太婆停了一下，闪到一边，说：“请进吧，先生。”

他走进房间，细心察看。房中没有什么特别的東西，地板和家具都擦得明亮洁净，看不到一点灰尘。

“这是理萨威塔打扫的。”他想，又偷偷地看另一间房，那间房里放着老太婆的床和衣柜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老太婆盯着他的脸，严肃地问。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旧式的平面银表，说：“我带了一点东西来押当。”

“但是你上次押的东西已经到期啦。”

“我会给你另一个月的利钱，请你宽限几天。”

“那要看我是否高兴，可以宽限几天，也可以把你押的东西卖掉。”

“这挂表你肯出多少钱呢，伊凡诺夫娜？”

“先生，这表几乎一文不值。”

“给我四个卢布吧，我要赎回的，不久我就要有钱了。”

“那就一个半卢布，利息先付！”

“才一个半卢布！”他愤怒地喊起来，但马上想到来这里还有更重要的目的，便克制住自己，说：“好吧！”

老太婆在口袋里摸钥匙，走进另一个房间。

他听见她在开锁。一定是最上面的抽屉，他想，她那一串钥匙里，有一把特别大，带着深深的凹口，大概是保险箱的钥匙……

老太婆出来了，说：“先生，一卢布一个月的利钱是十戈比，我先扣下这个月十五戈比利钱；以前我借你二卢布，还要扣去二十戈比，所以还剩一卢布十五戈比。”

他不争辩，收下钱，却不急着走，说：“一两天内我或许还要带一件东西给你，一件值钱的东西……”

“到时候再谈吧。”

他告辞出去，似乎随便问一句：“你总是一个人在家吗？令妹不在这里吗？”

“她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哦，我只是随口问问。”拉斯科里尼可夫慌慌张张往外走。他忽然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厌恶，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出现这么可怕的念头。他逃到马路上，醉汉一般跌跌撞撞。一直到了第二条街，才恢复理智。这时，他正在一家酒店门口，他没多想，就走进酒店，在又暗又脏的角落里，一张粘搭搭的小桌旁坐下，叫了杯冷啤酒。他贪婪地把酒喝下，顿时觉得思想也清爽了。

2

拉斯科里尼可夫不善交际，近来更故意避免各种社交。但是现在，他忽然很想和别人在一起，所以他很愿意呆在这个酒店里。

离他不远，有个五十多岁的人，中等身材，长得很结实，穿着破旧不堪的黑礼服，像是个退职的小官吏。小官吏因为饮酒过度而脸色发青，眼皮浮肿，他老是看着拉斯科里尼可夫，说：

“阁下，我可以冒昧同你谈谈话吗？我看得出来，你是受过教育的人。我是一个九品文官，我姓玛尔米拉托夫，请问，你在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不，我在念书。”尽管拉斯科里尼可夫刚想和人交际，可真有人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又立刻生厌。

小官吏得意地喊起来，“那么你是大学生啰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！我是很有经验的。”他拿起酒壶和酒杯，摇摇晃晃走到年轻人旁边坐下。他醉了，但说话还很流畅。

“阁下，请原谅我的好奇心，请问，你在运草船上上过夜吗？在涅瓦河上？”

“没有。”拉斯科里尼可夫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在运草船上睡觉已经五夜了。”

他的头发和衣服上的确粘着草片。他可能五天

没有脱衣没有洗脸了，两只肥胖的手上满是污垢。

柜台边两个堂倌笑了起来，酒店老板也走过来坐下。玛尔米拉托夫显然是这里的常客，并且有高谈阔论的癖好。

“有趣！”酒店老板问，“你如果是官员，为什么不上班？为什么不办事？”

“我为什么不办事？”玛尔米拉托夫依然朝着拉斯科里尼可夫说话，“一个月以前，列彼赛亚可夫先生亲手打我老婆，我却喝醉了躺着，我不痛苦吗？年轻人，你曾经无望地向人借贷过吗？”

“什么叫‘无望地’？”拉斯科里尼可夫问。

“就是你去借钱，可是知道他绝不会借给你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去？”

“因为我无处可去呀！我女儿是靠身体吃饭的……”堂倌和酒店老板都笑了，他却很镇静，说，“没关系，先生，这件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我是猪，我是畜生，但是我妻子，嘉琳娜·伊凡诺夫娜却是受过教育的、高尚的女人，但愿她能体谅我。我知道，她扯我头发，是因为爱怜我。我是畜生，你知道吗，我把她穿的袜子卖掉喝酒了，还有她的软毛围巾。我们住在寒冷的房间里，她从早忙到晚，她有病，咳嗽、吐血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越喝酒越知道，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喝酒。我老婆受过高等的教育，得过金奖牌和奖状。奖牌……奖牌已经卖了，她是有志气的太太，所以她不能忍受列彼赛亚可夫的粗

暴行为。我娶她的时候，她是个寡妇，有三个小孩。那时，我正带着前妻丢给我的十四岁的女儿。那时候，整整一年，我没碰过这东西。”他轻轻敲着酒壶，“可是后来，我的职务失掉了，因为我的老毛病发作了……我女儿长大了，索尼娅，她没受过教育。阁下，你以为，一个贫穷正派的少女能挣好多钱吗？我老婆，嘉琳娜·伊凡诺夫娜对索尼娅说：‘你只会吃，却不会帮忙。而小孩子们已经三天没吃一块面包了！’我醉醺醺躺着，听我女儿细声细气地说：‘难道我真要去做那样的事吗？’嘉琳娜·伊凡诺夫娜说，‘你那么珍贵吗？有什么舍不得！’哦，先生，不要责怪她，她已经疯了，这都是因为病魔和孩子饥饿的哭声。六点钟，我看到索尼娅起来，戴上头巾，披上坎肩出去了，过了三个小时，又回来了，走到嘉琳娜·伊凡诺夫娜面前，放下三十卢布。她一句话也不说，脸朝墙躺在床上，用围巾蒙住头，小小的肩膀和身体不停地颤抖。我老婆同样一声不响，走到索尼娅的小床前，在她两脚旁边跪了一夜，吻着索尼娅的脚不肯起来……”

玛尔米拉托夫突然住口，似乎说不下去了。他又喝了一杯酒，咳了几声。

“现在，索尼娅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了……后来，伊凡·亚法拉塞维奇大人又给了我一个差事，我又有薪水领了，那是在五星期以前，哦，天哪，我好像见到了上帝。六天前，我把头一次挣的钱，二十三卢

布四十戈比全部交给我老婆，她叫我宝贝，她拧着我的腮帮子说：‘我的小宝贝！’”

玛尔米拉托夫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，我梦想着要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要把女儿从不名誉中救出来……可是，第二天，就是五天以前的晚上，我像贼一样，偷了老婆的钥匙，把我挣来的钱都拿出来。我离家五天了，他们正在找我，我的差事也丢了，一切都完蛋了！”

他咬着牙，闭起眼，敲着前额，可忽然脸色又变了，斜眼看着拉斯科里尼可夫，笑着说：“今天早晨我到索尼娅那儿去，向她要点酒喝。”

“她不会给你吧！”边上有人说。

“她给了我三十戈比，这是她所有的钱，都给我了。可是她更需要钱，她需要维持体面，你们懂吗，可我把她的钱喝掉了，哦，先生，你们可怜我吗？”

他又斟酒，但酒壶已经干了。

“为什么要可怜你？”酒店老板说。

“是的！我没什么可怜的！不应当可怜！我应当受到审判。可是我并非寻求快乐，我是在寻求眼泪和痛苦……你这个开酒店的，你以为，你这半壶酒我喝起来很甜吗？但是，上帝会饶恕我的，也会饶恕我的索尼娅，她会向我们伸出手，我们跪在她面前……”

玛尔米拉托夫无休无止地说着，不顾别人的嘲笑，说着，倒在长凳上，精疲力竭地陷入沉思。忽然，

他抬起头，对拉斯科里尼可夫说：“先生，我们走吧，送我走吧。”

拉斯科里尼可夫站起来，他早想走了。玛尔米拉托夫靠在他身上，两腿像断了似的。离家越近，这个醉汉越慌乱不安，咕哝道：“我不是怕嘉琳娜·伊凡诺夫娜，不怕她扯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有什么关系，她真动手扯它倒好了，我怕的是她的眼睛……她腮帮子上的红晕我也怕，还有她的呼吸……你见过生肺病病的怎么呼吸吗……我也怕小孩子们挨饿的哭声……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！我不怕拳头，打我倒好，那是安慰我的心……房子就在前面，是铁匠可塞尔的房子……”

已经晚上十一点了，虽然是彼得堡夏季的白昼，但楼梯已经很暗了。楼梯顶上的小门半开着，点着一支蜡烛，房间里乱七八糟堆着各种破衣服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。他们的房间其实只是一个过道，通向人家房间的门半开着，里面仿佛在赌牌喝茶，又是喊又是闹。

嘉琳娜·伊凡诺夫娜苗条文雅，但很憔悴。她在小房间里踱来踱去，双手按住胸，嘴唇干焦，呼吸急促，不断地咳嗽。她没发现他们进来，仿佛进入了遐想。六岁的小女孩睡着了，在地板上蜷成一团；稍大一些的男孩在屋角哭，大概刚挨过打；一个九岁的女孩用骨瘦如柴的胳膊搂住弟弟，抚慰他，同时惊慌地注视着母亲。

玛尔米拉托夫不敢进门，在门口跪下，把拉斯科里尼可夫推到前面。女人发现一个陌生人，茫然地站住，然后她想，他一定是要到里面房间去，就不再注意他，想去关门。这时，她看到丈夫跪在门口，尖叫起来：

“你回来啦，你这个罪犯！无赖！钱到哪里去了？你说呀，钱到哪里去了？”

她动手搜他的口袋。玛尔米拉托夫驯顺地举起双手。可口袋里连一戈比也没有了。

“老天爷啊，他都喝掉了吗？柜子里有十二块银卢布呢！”她疯狂地抓住他的头发，往房里拖。玛尔米拉托夫顺从地往里爬，让她省点力。

睡着的孩子惊醒了，哭起来，屋角的男孩惊恐地依在姐姐身边，女孩子抖得像一片树叶。

女人绝望地尖叫：“他都喝掉了！孩子们却在挨饿！你不害臊吗？”她忽然扑过去抓住拉斯科里尼可夫，“你也从酒馆来吗？你也和他一块儿喝酒吗？你给我滚！”

年青人没说话，走开了。里面房间的人探出头来，看玛尔米拉托夫被抓住头发拖来拖去，很开心。

拉斯科里尼可夫出门的时候，把在酒馆里用卢布换的一把铜币掏出来，偷偷放在窗户上。下楼梯时，他又后悔了。我真傻，他们有索尼娅，我自己又正需要钱。可是现在没法再拿回来了。算了！他一挥